

郁·达·夫·散·文·集

# 郁达夫 散文集

郁达夫◎著

西苑出版社

郁·达·夫·散·文·集

# 郁达夫 散文集

郁达夫◎著

西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郁达夫散文集 / 郁达夫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6. 7  
ISBN 7-80210-133-6

I. 郁... II. 郁...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992 号

## 郁达夫散文集

---

著 者 郁达夫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010-68214971 传 真: 010-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徐水县新兴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10-133-6/I · 16

定 价 19.80 元

---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代序

### 充溢浪漫气息的散文佳作

郁达夫（1896~1945），原名文，幼名荫生，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七岁入私塾启蒙，从小熟读唐宋诗词和小说杂剧。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翌年转入杭州蕙兰中学。1913年随长兄郁华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东京帝国经济学部就读。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发起成立创造社。1922年7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12月携妻儿赴新加坡。1945年9月17日，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达夫主要作品有：《沉沦》（短篇小说集，1921）、《茑萝集》（小说、散文集，1923）、《小说论》（理论，1926）、《文艺论集》（理论，1926）、《戏剧论》（理论，1926）、《寒灰集》（小说集，1927）、《文学概论》（理论，1927）、《日记九种》（日记，1927）、《鸡肋集》（小说集，1927）、《过去集》（小说集，1927）、《孤独者的愁哀》（戏剧集，1927）、《迷羊》（中篇小说，1927）、《奇零集》（小说集，1928）、《达夫代表作》（小说、散文合集，1928）、《敝帚集》（小说集，1928）、《在寒风里》（小说、散文合集，1929）、《薇蕨集》（小说集，1930）、《忏余集》（小说、散文集，1933）、《断残集》（小说、散文集，1933）、《浙东景物纪略》（散文集，1933）、《屐痕处处》（散文集，1934）、《达夫日记集》（1935）、《达夫游记》（散文集，1936）、《闲书》（散文集，1936）、《我的忏悔》（散文集，1936）、《空虚》（小说，1940）。

郁达夫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才子，同时又是文坛上一位命运坎坷的大师。从最初表现青年的苦闷开始，逐渐扩大到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跟随时代一道前进的作家。在艺术上，他侧重自我表现，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既有表现对旧社会的抗争与愤激的直抒胸臆，也有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

悒郁感伤的心灵倾诉，形成感情意味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

感伤小说和抒情散文，是郁达夫的主要文学成就。他的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充分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气势和神韵，具有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特别是他的行旅散文，写得挥洒自如，在散漫、不经意间恰到好处地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与朱自清有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的写景抒情散文特别讲究结构的营造，他是用结构来一步步推动情感的发展的；而郁达夫的行旅散文却是让结构随着情走，巧妙而不拘谨。具体而言，纵情抒写，不受章法的限制，不讲究语言的雕琢，洒脱坦荡，收放自如，是郁达夫散文艺术的突出特点。

郁达夫描写景物很有特点，他喜欢从细微处入手，似在不经意中描摹山水风物，文字虽说平易，但营造出的意境却有古典文学中言简意远、朴拙幽深的情调。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巧妙化用古典诗词的佳句和营造意境的修辞手法。有人评价说，郁达夫的行旅散文是一种“现代才子气”的佳品。郁达夫生性浪漫，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命，是自我内心情怀的抒发。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因而，他的散文大多是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他用类似“闲话体”的方

式，像老朋友一样，尽情向你宣泄他的喜怒哀乐，在不拘一格的倾诉过程中使你感动。这种恣肆放达、充满感染力的写法，反映出郁达夫超凡的才情。

姚 博

2006年5月

## 目 录

---

归航	/ 001
还乡记	/ 010
立秋之夜	/ 035
诗人的末路	/ 037
还乡后记	/ 039
苏州烟雨记	/ 051
海上通信	/ 063
一封信	/ 071
零余者	/ 078
北国的微音	/ 085
给沫若	/ 091
小春天气	/ 098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 108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 115
送仿吾的行	/ 118
南行杂记	/ 122
一个人在途上	/ 133
打听诗人的消息	/ 141
灯蛾埋葬之夜	/ 145
故事	/ 152
马蜂的毒刺	/ 156
志摩在回忆里	/ 159
沪战中的生活	/ 165
光慈的晚年	/ 172
移家琐记	/ 178
暗夜	/ 184
杂谈七月	/ 186
杭州的八月	/ 188
二十二年的旅行	/ 190
婿乡年节	/ 194
北航短信	/ 197
故都的秋	/ 199
祝赵母王太夫人的寿	/ 203
两浙漫游后记	/ 207

雕刻家刘开渠	/ 211
寂寞的春期	/ 215
追怀洪雪帆先生	/ 217
春愁	/ 222
惜掌之歌	/ 224
记耀春之殇	/ 228
住所的话	/ 232
送王余杞去黄山	/ 236
记曾孟朴先生	/ 239
雨	/ 243
王二南先生传	/ 245
玉皇山	/ 255
江南的冬景	/ 259
怀四十岁的志摩	/ 263
浙江的今古	/ 267
记风雨茅庐	/ 271
记闽中的风雅	/ 274
记富阳周芸皋先生	/ 277
北平的四季	/ 282
饮食男女在福州	/ 289
日本的文化生活	/ 298
怀鲁迅	/ 304

从鹿围传来的消息	/ 306
里西湖的一角落	/ 309
福州的西湖	/ 313
必胜的信念	/ 319
“一·二八”的当时	/ 322
与悲鸿的再遇	/ 326
在警报声里	/ 329
记广洽法师	/ 334
欧洲人的生命力	/ 335
再见王莹	/ 338
诗人的穷困	/ 340
悼胞兄曼陀	/ 345
印人张斯仁先生	/ 348
“文人”	/ 351
嘉陵江上传书	/ 354
悼诗人冯蕉衣	/ 356
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	/ 358
刘海粟教授	/ 361
郭外长经星小叙记	/ 363
印光法师塑像小记	/ 369
敬悼许地山先生	/ 371

## 归航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起伤感的情来呢——但是我的此言，是为象我一样的无能力的将近中年的人而说的——

我在日本的郊外夕阳晚晚的山野田间散步的时候，也忽而起了一种同这情怀相象的怀乡的悲感；看看几个日夕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把我的迷游生活结束了。

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

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啊啊，这柔情一脉，便是千古的伤心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是发芽在此地的吧？

我于未去日本之先，我的高等学校时代的生活背景，也想再去探看一回。我于永久离开这强暴的小国之先，我的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的血迹，也想再去揩拭一回。

“轻薄淫荡的异性者呀，你们用了种种柔术想把来弄杀了的他，现在已经化作了仙人，想回到他的须弥故国去了。请你们尽在这里试用你们的手段吧，他将要骑了白鹤，回到他的母亲怀里去了。他回去之后，定将拥挟了霓裳仙子，舞几夜通宵的歌舞，他是再也不来向你们乞怜的了。”

我也想用了微笑，代替了这一段言语，向那些愚弄过我的妇人，告个长别，用以泄泄我的一段幽恨。为了这种种琐碎的原因，我的回国日期竟一天一天的延长了许多的时日。

从家里寄来的款也到了，几个留在东京过夏的朋友为我钱行的席也设了，想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去过了，几册爱读的书也买好了，但是要上船的第一天（七月的十五）我又忽而跑上日本邮船公司去，把我的船票改迟了一班，我虽知道在黄海的这面有几个——我只说几个——与我意气相合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但是我这莫名其妙的离情，我这象将死时一样的哀感，究竟教我如何处置呢？我到七月十九的晚上，喝醉了酒，才上了东京的火车，上神户去趁翌日出发的归舟。

二十的早晨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赤色的太阳光线已经将神户市的一大半房屋烧热了。神户市的附近，须磨是风光明媚的海滨村，是三伏中地上避暑的快乐园，当前年须磨寺大祭的晚上，是我与一个不相识的妇人共宿过的地方。依我目下的情怀说来，是不得不再去留一宵宿，叹几声别的，但是回故国的轮船将于午前十点钟开行，我只能在海上与她遥别了。

“妇人呀妇人，但愿你健在，但愿你荣华，我今天是不能来看你了。再会——不……不……永别了……”

须磨的西边是明石，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滨，参差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

“明石呀明石！我只能在游仙枕上，远梦到你的青松影里，再来和你的儿女谈多情的韵事了。”

八点半钟上了船，照管行李，整理舱位，足足忙了两个钟头；船的前后铁索响的时候，铜锣报知将开船的时候，我的十年中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得化作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景，染成了模糊象梦里的江山。

“啊啊，日本呀！世界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去的。天色的苍茫，海洋的浩荡，大约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运命，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

这无情的地上化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吧！”

二十一日早晨，我还在三等舱里做梦的时候，同舱的鲁君就跳到我的枕边上来说：“到了到了！到门司了！你起来同我们上门司去吧！”

我乘的这只船，是经过门司不经过长崎的，所以门司，便是中途停泊的最后的海港；我的从昨日酝酿成的那种伤感的情怀，听了门司两字，又在我的胸中复活了起来。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捏了牙刷，我就跟了鲁君走出舱来。淡蓝的天色，已经被赤热的太阳光线笼罩了东方半角。平静无波的海上，贯流着一种夏天早晨特有的清新的空气。船的左右岸有几堆同青螺似的小岛，受了朝阳的照耀，映出了一种浓润的绿色。前面去左船舷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翠绿的横山，山上有两株无线电报的电杆，突出在碧落的背景里；这电杆下就是门司港市了。船又行进了三五十分钟，回到那横山正面的时候，我只见无数的人家，无数的工厂烟囱，无数的船舶和桅杆，纵横错落的浮映在天水中间的太阳光线里，船已经到了门司了。

门司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上海虽然有日本的居民，天津汉口杭州虽然有日本的租界，但是日本的本土，怕今后与我便无缘分了。因为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分子，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所以可以说门司便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了。

我因为想深深的尝一尝这最后的伤感的离情，所以衣服也不换，面也不洗，等船一停下，便一个人跳上了一只来迎德国人的小汽船，跑上岸上去了。小汽船的速力，在海上振动了周围清新的空气，我立在船头上觉得一种微风同妇人的气息似的吹上了我的面来。蓝碧的海面上，被那小汽船冲起了一层波浪，汽船过处，现出了一片银白的浪花，在那里返射着朝日。

在门司海关码头上岸之后，我觉得射在灰白干燥的陆地路上的阳光，几乎要使我头晕；在海上不感得的一种闷人的热气，一步一步的逼上我的面来，我觉得我的鼻上有几颗珍珠似的汗珠滚出来了；我穿过了门司车站的前庭，便走进狭小的锦町街上去。我想永久将去日本之先，不得不买一点什么东西，作作纪念，所以在街上走了一回，我就踏进了一家书店。新刊的杂志有许多陈列在那里，我因为不想买日本诸作家的作品，来培养我的创作能力，所以便走近里面的洋书架去。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 的著作，Modern Library 的丛书占了书架的一大部分，我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与我这时候的心境最适合的书还是去年新出版的 John Paris 的那本 Kimono（日本衣服之名）。

我将要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这书若是日本人所著，他的描写，必至过于真确，那时候我的追寻远地的梦幻心境，倒反要被那真实粗暴的形相所打破。我在那时候若要在沙上建筑蜃楼，若要从梦里追寻



生活，非要读读朦胧奇特、富有异国情调的，那些描写月下的江山，追怀远地的情事的书类不可；从此看来，这 Kimono 便是与这境状最适合的书了，我心里想了一遍，就把 Kimono 买了。从书店出来又在狭小的街上的暑热的太阳光里走了一段，我就忍了热从锦町三丁目走上幸町的通里山的街上去。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象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的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我在一家姓安东的妓家门前站了一忽，同饥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便又走下幸町的街路，折回到了港口。路上的灰尘和太阳的光线，逼迫我的身体，致我不得不向咖啡店去休息一场；我在去码头不远的一家下等的酒店坐下的时候，身体也真疲劳极了。

喝了一大瓶啤酒，吃了几碗日本固有的菜，我觉得我的消沉的心里，也生了一点兴致出来，便想尽我所有的金钱，上妓家去瞎闹一场；但拿出表来一看，已经过十二点了，船是午后二点钟就要拔锚的。

我出了酒店，手里拿了一本 Kimono，在街上走了两步，就把游荡的邪心改过，到浴场去洗了一个澡，因以涤尽了十几年来，堆叠在我这微躯上的日本的灰尘与恶土。

上船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一点半了。三十分后开船的时候，我和许多去日本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立在三等舱外甲板上的太阳影里看最后的日本的陆地。门司的人家远去了，